

香 稻 米

洪 深 著



文学小丛书

香 稻 米

洪 深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香 稻 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681 字数62,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4 $\frac{11}{16}$ 插页2

1962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4) 0.37 元

前 言

洪深（1894—1955）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戏剧家。他在戏剧艺术方面，有着多方面的才能，他既是优秀的剧作家，又是杰出的导演和戏剧理论家。他将他的一生贡献给我国话剧事业，为我国话剧运动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香稻米》是洪深同志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所写的《农村三部曲》之二。《农村三部曲》包括《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三个剧本。作者在这三个剧本里，通过江南一带农民生活中的三个事件——五奎桥地区农民在抗旱中同周乡绅发生的一场斗争，自耕农黄二官一家在大丰年所遭受的厄运，青龙潭农民在旱灾中所作的一场无望的挣扎——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解放前我国江南一带农民的苦难生活，以及农村中剧烈的阶级斗争。他对压迫农民的那些“地主乡绅们，执行‘六

法’以維持秩序的官吏們，放高利貸的資本家們，代表帝國主義深入農村進行經濟侵略的買辦們，以及依附他們為生的鷹犬走卒們”，進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擊。

《香稻米》的故事發生在江南某一農村。這是一個難得的大豐年。豐收給五世同堂的自耕農黃二官一家帶來了巨大的希望。黃二官希望今年的豐收能使全家從沉重的田賦和高利貸的壓榨下喘過一口氣來。黃二官的妻子和媳婦希望一人添做一件新棉襖，大孫女荷香同孫媳婦希望一人買一雙廉價的進口人造絲襪，二孫女蓮香希望買個洋娃娃……可是，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所有這些希望都完全破滅了。豐收給黃二官一家帶來了比往年更嚴重的災難。谷價一再下跌，使黃二官滿倉的上好谷子賣不到往年一半的價錢。黃二官賤價地賣掉了谷子，甚至忍痛地賣掉了耕牛，還不能清償全部債務。最後，黃二官全家的口糧，以及留給孫媳在產後吃的五斗香稻米，也被他的債主、肥田粉商人、洋行買辦馮芸甫派人搶去了。這就是黃二官一家在豐收年的悲慘命運，也是解放前我國農

民在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下的悲惨命运。

《香稻米》給我們展現了一幅解放前我国农村生活的生动图景，有助于我們对于过去黑暗生活的認識，使我們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同时并鼓励我們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进行斗争。

登場人物

(以登場先后为序)

黄二官——自耕农。

蓮 香——他的二孙女。

黄 妻——五十八岁。

荷 香——他的大孙女。

新娘子——他的长孙媳。

荷香的娘——他的次媳。

老太公——他的七十九岁的父亲。

厚 大——黄二官的长孙。

馮芸甫——铁牛牌肥田粉的經理。

二順子——馮的小厮。

姜老爷——商会委員。

高 升——姜的僕人。

卜公和——城内米商。

陈金福——佃农。

珠 凤——金福的女儿。

伤兵甲、乙、丙。

桂 升——小自耕农。

荣 祥——黄二官的长子。

庆 祥——黄二官的次子。

谢先生——周乡绅家看祠堂的先生。

大 保——谢先生的儿子。

桂升的娘

胡志高——外路米商。

农民男女老少若干人。

丁老九——佃农。

双 喜——丁老九的女儿。

李全生——小自耕农。

伤兵丁、戊、己、庚。

船 夫

地点与时间

江南某县城外某乡，在拆了五奎桥那个冬天。

第一幕 大丰年

阴历的十月初一，黄二官家里，正忙著“献新”。

所谓献新——献新谷祭祀了天神，自己才敢享用——倒是一个旧风俗，不但江南，就是别处地方都有。到了一年田事完毕的时候，那庄稼人家，便把新谷打成米，新米磨成粉，齐同在十月初一日这一天，由家里的妇女们，做成各式各样的糕团，什么甜年糕、素年糕、银元宝、金元宝、大的刻花团子、小的包馅团子，上得蒸笼蒸熟了，将出来，供在客堂或稻场上，点起香烛，叩头礼拜，放一串百子鞭爆，祭祀天神，报谢今年所降的恩泽，求祀明年同样的保佑。这一个“故事”，在江南诸乡是年年“奉行”的。

今年却更当“报谢”了！象这样的丰收，确是少有。田里的收成，平常点也有九分五；好一点的一百二十；顶好的有一百五十。一亩田捧出十担谷子来，几曾有人听说过！谷子收到这样多，乡下人心里的焦虑，真减轻不少了。田赋重么？附加税多到几十种么？有拖欠未还的佃租么？有出了厚利钱借来的重债么？有该着人家如肥田粉之类的旧账么？怕什么！有的是谷子，谷子就是黄金；谷子卖下来的钱，还不够料理一切么！虽然世界不太平，乡下盗贼多，伤兵游勇短不了

鬧禍滋扰，但是如此大丰年，飯总不愁沒得吃了。所以今年獻新，不比往年；家家都是眞誠的感謝，人人都是由衷的喜悅，格外起勁呢。

至于黃二官，他本是一个中农，好好歹歹，也积了三十来亩田；纵然这些田的方单契紙，早已拿出去向人家抵借了銀錢，他总算不是替別人种，无須納得佃租。他家里靠这个田吃飯的人，可是不少。他上头还有个老子，七十九岁了；身体还真茁实，时常要搶点生活做，不过究竟是老得有气无力的了。自己的結发妻子，全仗她克勤克儉地掌持家务，今年也五十八岁了。生的两个儿子荣祥三十八岁，庆祥三十五岁，也都娶妻生育了。大媳妇已經身故，留下一个十九岁的孙子；因为祖父、曾祖鍾愛宝貴他，老早地替他成了家；可喜这位孙媳“新娘子”，現下已身怀六甲，不久又好添丁了。二媳妇隔了几年生一个，只生得三个女儿，大女儿荷香十六岁，二女儿蓮香七岁，頂小的还抱在手里。他家大大小小，就有四代，五个男，五个女，小毛头不算。黃二官今年收了二百来担谷子，仓里囤里，屋內場上，滿滿地堆积着。他們一家男女老小心里十二分的高兴欢喜，那是不用說的。

今天，全家的人，起起勁勁地忙碌着。老太公自做他自己願意做的事：捧着小石臼，舂打香稻米；此刻到場上摊晒谷子去了。荣祥、庆祥两个进城打听谷价未回。长孙厚大，在厨房里燒火煮水。聚集在当中这间屋里的妇女們，个个卷起衣袖，采着圍裙，揉米粉，捏团子，做年糕。

黃二官坐在一旁認真地翻看历本。

这一家人真是生活在快乐、和好、知足、幸福的空气中。

黃二官（自言自語）出月初八、初九！（仔細看那历本內所說的星官宜忌）“四相王日圣心不將”；“宜祭祀、沐浴、剃头、裁衣、經絡、納財、扫舍、修宇、补垣、塞穴、豎柱、上梁、宜用午时”。噯！（再一字一字地眯細着眼往下讀）還有，“宜牧养、破土、納畜、安养”。噯！忌，忌什么？忌“出行、求医、会友、婚嫁”。这样大好日，偏又是忌婚嫁！（搖頭）十六、十七、二十四、二十五。（忽然尋思）冬月里正要忙巢谷，哪里有工夫来料理这种事情！要不然，竟是腊月吧。（再翻历本）腊月二十六、二十七，这倒是“月健天恩”日，可惜离年底又太近了。今年这个冬，要寻一个可以端茶礼結婚姻的好日子，竟是这样难！腊月十八、十九——

蓮香（梳着两条紅头绳捆扎的小辮子，站在桌子前面，也学着包团子）給我一块紅米粉，給我一块紅的。

黃妻（正中坐在桌子后面，手里做着年糕）今年的糕

团，真做得不少；你们几个小伙子，可以尽饱的吃——

蓮 香 （嚷着）我要紅米粉，自己做金元宝。

黃 妻 蓮香！

蓮 香 唯，亲娘^①。

黃 妻 你嘈了半天，做好些什么，拿来我看看呢。

蓮 香 来了。（捧着手里的东西走过去。）

黃 妻 （回转头喊）荷香。

荷 香 （正蹲在右首厨房門口調和米粉，两只手在瓦缸里不停地用力揉着）我这里快調好了，亲娘。

黃 妻 太阳只顾往西面下去，辰光不早了；大家赶紧些，还要上蒸籠呢。

蓮 香 亲娘亲娘，你看。（拿出左手白米粉）这是个银元宝。（又拿出右手里一块赤糖調的米粉）这是我做金元宝的。

黃 妻 （看了一乐）蓮香这个小东西，元宝倒做得还好。

① 江南有些地方称祖母为亲娘。

蓮 香 等一等我自己都要吃的。

黃 妻 小肚皮也脹破你的！

蓮 香 (得意)我拿出去給公公看。(跳躍着尋她的公公黃二官去了。)

荷 香 剛才那块米粉，亲娘不嫌太硬太干么！
我这回一块放了点水，恐怕又太軟了。

黃 妻 太軟了，也包不来餡子，再稍微摻和些干粉吧。

荷 香 就是。(立刻加一把干粉，再揉。)

那边蓮香纏着黃二官，定要他看手里的东西。

蓮 香 公公，公公！

黃二官 (許是把历本已經翻到来春三月了，心思都在“好日子”上，口里胡乱答应)哦，是。

蓮 香 公公，你还没有看呢！

黃二官 (只得看了一下)哦，元宝。

蓮 香 吃了合家发财。

黃二官 (笑着撫她的头)好孩子，乖孩子。

蓮 香 (开心)我再要做寿桃去了。(跳回桌子边。)

黃 妻 (看看桌上，米粉所剩不多，便喊)荷香，快点，我們手里快要包完了。

荷 香 快了。

新娘子 (走到她身边,弯下腰去,笑嘻嘻) 荷妹,我来帮你揉粉。

荷 香 啊呀! 嫂嫂! (和颜悦色,不过话里好象有骨子似的) 这件事,你碰也碰不得,要用许多力呢!

新娘子 不碍事。

荷 香 不好的。

黄 妻 (带笑说) 新娘子,你过来;这件事不是你能做的。

新娘子 是,太婆。(只得仍回桌子边包团子。)

黄 妻 说句笑话,(自负语) 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身体壮实得真象一头牛。(看着她二媳说) 我怀着荷香的爹,八个月肚子,还到田里去割稻呢。

荷香的娘 是的。

黄 妻 不过体气是各人的不同。象新娘子这样瘦弱,千万做不得笨重生活的。

荷香的娘 是的。

这时老太公从外边稻场上,推开半门,进来。

老太公 (索性将门开直) 好太阳,开着门晒晒吧。

黄二官 (放下历本,忙上前搀扶老太公) 十月小阳春,献

新的日子天气这样好，明年也許又是好年成呢！

老太公 呃，什么？

黄二官 （在老太公耳朵边高声喊）今天天气好。

老太公 嗯！暖暖和和的，我在外面向了半日的太阳了。（偏不要人搀扶，走到左首房門口，将衣兜里的谷子，都抖入糴里，又抓一把，投入石臼内，坐定了，慢慢地舂着。）

黄二官 （凑他耳朵边很响地說）老阿爹，今天你也好歇歇了，等着吃献新的糕团吧。

老太公 （看黄二官一眼，再指指新娘子）她！她！她！

黄二官 我晓得你是为了她舂香稻米，不过忙什么？你的重孙媳妇还没有达月，才有了七个月的喜！

老太公 （点头）我知道的。（自管舂着，揮手教他去。）

黄 妻 （輕輕对新娘子說）太公要紧巴望你替他生一个重重孙！

新娘子不好答言，低了头。

荷 香 （恰巧摔了一大块湿米粉来，故意喊）阿嫂阿嫂！你听见沒有呢？

大家都一笑。

黃 妻 (將那調來的米粉，隨手揪了一下，點頭)軟硬倒剛好。(看碗里的餡不多)包完這塊米粉，也差不多了。

蓮 香 (尋她母親)替我捏一個大點的窩，我好多裝些餡。

荷香的娘 人家手里正在忙不開，你還要夾在里面湊熱鬧。

蓮 香 姆媽，替我捏一捏！

荷香的娘 討厭。(但仍放下手里的米粉，替她捏窩。)

黃二官 (走到桌旁，看她們包團子)已經有三蒸籠了。

黃 妻 你揀的日子，揀好了沒有？

黃二官 揀來揀去，只好還是在十月里；冬月臘月都不甚宜。

黃 妻 十月，今天已經是初一，那太匆促了。

黃二官 有什麼法子呢？我們家里女孩子多，早點把荷香許攀給個好人家，也了却一樁心事。

黃妻不言。

蓮 香 (又尋她娘)姆媽，替我夾點菜餡，放在我的團子里。

荷香的娘（一个白眼，但仍替她夹了饅）做了这一个，不許再做了。

黄二官 謝先生要紧替他的独子大保定一門亲事，托了人，自己当面說，不知有过多少次！在往年呢，田里不好，人的心境也不好，誰还有心緒去起勁这种事情！况且两边年紀还小，用不着着急！今年呢，难得这样五谷丰登，稻子收得这样多，我們也好舒舒服服过一个冬了！趁这个大家宽裕高兴的时候，索性端过茶礼，結了亲，岂不是件好事？

黄妻（点头）是的。

蓮香（还在攔住她娘）姆媽，我还要添点餛兒。

荷香的娘 我老大的耳摑子就打上来了！正忙着要上蒸籠呢，誰有工夫和你煩。

蓮香不敢声响了，只是鼓着腮，撇着嘴。

新娘子（和饅）蓮妹，你来，我来替你加餛。

蓮香 我做了半天，想做成一个大寿桃，可是做不好，嫂嫂，你爽性替我捏好吧。

荷香的娘（瞞她）討打坯！

新娘子（笑迷迷）好，我替你捏。（果然替她把团子包好，